

# 西方國家與強勢中國角力下的香港困局

●梁文韜／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近這一年多以來，香港反對派成了中共宣示對港「全面管治」的工具，眾所矚目的六四案大審於12月4日宣判，被告們獲刑四個半到十四個月。針對中共「眼中釘」黎智英，法庭內上演「欲加之罪，可患無辭」的戲碼，黎智英當晚只是手持蠟燭進行悼念，既沒有進入維園，亦沒叫喊口號，僅現身約十多分鐘，而這也可以因「煽惑」被定罪，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 處於被動的美國難以扭轉乾坤

對北京而言，這些「反動派」的命運是美中角力下的重要籌碼，拜登政府表面上對中共強硬，但這是由於來自參眾兩院菁英們的巨大壓力，白宮實際上可能比大家想像中軟弱。不少堅決「抗中保美」的菁英們其實對弱勢白宮感到不耐煩。成員由兩黨國會議員所任命的「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於11月17日發表的年度報告中直指，《港區國安法》生效以來，「由北京控制的香港政府，已將香港這座城市變為警察城市」，而「立法會已成橡皮圖章」，和平的政治參與則被港府視為「顛覆性」。

考慮到香港民運人士目前的困境，報告建議國會鼓勵美國國土安全部在「緊急情況」和「緊急人道原因」基礎上，根據《移民和國籍法》行使權力，有條件釋放正申請進入美國的香港居民。報告另一項建議是國會修改《美中關係法》，要求美國貿易代表署於年度報告中，評估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之待遇，包括應否對香港徵收關稅及等同中國內地的貿易待遇等。港府深夜發文反駁，自《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得以「由亂轉治」，文中更強烈反對委員會建議，就香港遵守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的情況作出報告。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則批評該報告「滿紙謊話、穿鑿附會」，注定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在《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年度報告》正要發表之際，11月16日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正式引用議事規則的相關規定，要求暫時擱置參議院為核准伯恩斯（Nicholas Burns）出任新駐中國大使進行院會表決，他質疑伯恩斯的反共抗中立場太軟

弱，其「職業生涯清晰地顯示他不懂得中國共產黨的威脅」。他慨嘆的說：「伯恩斯恰恰是我預見拜登總統會提名的那種人選，因為這個行政當局應對中國的方式軟弱，包括遊說反對我提出的得到兩黨議員支持的《防止維吾爾強迫勞動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比較堅定地「抗中保美」的政治菁英們擔心，習總書記口中的「好朋友」拜登及其白宮團隊即使目前在表面上強硬，未來會逐漸取消對中國的制裁，在維吾爾及香港人權被打壓的狀況持續下，白宮也不會主動出擊。後來《防止維吾爾強迫勞動法》在12月8日於眾議院以四百二十八票比一票通過後，參議院也以四十八票對十六票通過伯恩斯的任命，十六名參議員的不支持顯示鷹派議員會緊盯伯恩斯的對中表現是否太軟弱。

在六中全會結束後，中共延遲公布《第三次歷史決議》，引起多種揣測，這或許跟拜習會前營造氣氛有關。事實上，拜習會前美中雙方都釋放訊息，希望避免冷戰。面對國際孤立及在港、台問題上的壓力，習總書記在APEC會議中以視訊方式表示不希望出現冷戰；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則在訪問中提出不打算要改變中共體制的想法，也就是說，不會用對付蘇聯的方式來面對中國，若是這樣，拜登政府不是要造就任何在中國的「顏色革命」。蘇利文的發言已經清楚表明白宮的鴿派立場，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何白宮只對北京冬奧採取所謂的「外交制裁」而非全面制裁。近日舉辦的「民主峰會」表面上造成美中角力升溫，但這其實只是白宮行禮如儀的大拜拜公關活動而已。如果美國以後都採取跟中共「共存」而非「你死我活」方針的話，香港的前景可說是非常黯淡。

或許不少人認為，美國政府似乎對中的態度已經很強硬，但其實白宮早已處於被動，只是不得不強硬。中共對港惡行在拜登上台後變本加厲，就以修改立法會選舉方式為例，大家都沒有想過北京敢將民主成分如此大幅度的降低，除了令《基本法》承諾的雙普選沒法達成外，更賦予選舉委員會實質的席次。新選舉制度下，議席由七十席增加至九十席，地區直選議席剩二十席，三十席是代表專業和個別領域的功能組別議席。另外四十席則是由一千四百八十八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的選委會議席。香港立法會選舉12月19日結束，親中人士一面倒贏得選舉，九十席中表面上只贏八十九席，但剩下的一席其實是已經背叛反對派的前民主黨成員狄志遠在社福界獲選。一些選前就認為是陪跑的非傳統建制派團體如湯家驊的民主思路連一席都選不上。

諷刺的是，親中人士及媒體利用各種詭辯來合理化這個結果，表示未來立法會的代表性大大提高，中國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則稱，「愛國者治國」不意味「不允許不同政見或主張者存在，也不意味著壓制批評政府的聲音」。這當然給人睜眼說瞎話的感覺，反對派不是被羅織各種罪名而正受牢獄之災，就是在海外流亡。沒有反對派香港的民主怎麼會如港澳辦所說的「具有充分包容不同政見和不同政治派別的空間」，中共媒體及喉舌附和中央認為香港政治「不存在『清一色』，而是『五光十色』」的說法。北京港澳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暉表示「五光十色」的體現「並非單純的建制與非建制之爭，而是

候選人的背景」，中共喉舌的意思是，現在立法會中最大的比例是有四十席的選委界別，當中二十二個首次參選的人當選，有學者、智庫、工會、商界翹楚等，代表性高。問題是選委會的組成本身就是北京所屬意的人選才能參與，立法會的確成了橡皮圖章。

面對香港如此不堪入目的狀況，西方國家只是一如往常的發發聲明。美國和加拿大、英國、紐西蘭與澳大利亞（情報分享系統五眼聯盟夥伴）以及七大工業國組織（G7）在立法會改選後發布聯合聲明，譴責香港民主受到侵蝕。當然，美國是有進一步的動作，國務院在選後發表《香港自治報告》批評這場選舉剝奪了港人的反對聲音。報告還點名五名中聯辦副主任破壞香港自治，警示金融機構若跟他們交易將面臨制裁。不過，對中共來說，跟川普時期動不動就施加的經濟制裁相比，這可以說是不痛不癢。

在白宮舉行「民主峰會」之際，中國主辦兩年一次的「南南人權論壇」，又同時發表《中國的民主》白皮書宣揚「全過程人民民主」，這是向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表示，中國式民主與西方民主不同，是民主集中制，中共同時向香港人宣示必須接受中國式民主集中制。有趣的是，據媒體報導，在「南南人權論壇」舉行前，重慶市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不是共產黨員的四位獨立參選人有三人被迫終止參選，其中渝中區獨立候選人湯境舟在11月中旬提交候選人資格申請表時遭到刁難，喪失候選人資格，這就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只有共產黨員才能代表人民參選，而不是共產黨員的獨立參選人就不能代表人民也不能參選，正如近日香港立法會議員選舉，結果是聽從北京者可以參選及被選上，香港已經沒有西方式的民主，被中共用來實踐「中國式民主」。

## 歐中關係與香港困境

相對美國及其它五眼聯盟成員，歐盟及德法等主要成員是北京十分容易應付的對手，自12月1日起歐盟多個國家連同一些非歐盟國家一同取消對華關稅優惠待遇。到底這是否純屬出自經濟考量的決定，還是跟中國在東突厥、圖博及香港的惡行有關？或許從近年的經濟數據中可以看出端倪。

中國在2020年首次超越美國，成為歐盟最大貿易伙伴。根據歐盟統計局數據，2021年上半年，歐盟進口中國商品為2,101億歐元，同比增長15.5%；歐盟向中國出口商品1,126億歐元，同比增長20.2%。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為止，中國首次超越德國成為英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中國一直聲稱自己是開發中國家，並因此長期接受已開發國家的援助及貿易優惠，但另一方面卻又向非洲等其它發展中國家提供大量援助，這促使已開發國家重新檢討對中關稅政策，瑞士早在2014年已取消對其最惠國待遇，2019年日本亦宣布取消，後來俄羅斯等國亦於今年較早時間跟進取消。目前仍保留給予中國普惠制待遇的國家，只剩下挪威、紐西蘭及澳大利亞，但在上述三十二國都跟進後，看起來其他國家也沒有不跟進的理由。

有不少分析都認為這次集體行動對中國的貿易衝擊不會太大，只會對勞工密集及低

技術產業造成影響。事實上，北京當局對這次行動的反應相對平和，中國海關總署表示，當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後，已開發國家必然會取消對其的普惠制安排，並稱中國從多國普惠制「畢業」，證明中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已經具備一定的競爭力，「『畢業』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意味著一種『成熟』。」所以這種老神在在的態度似乎是要告訴大家這次集體行動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可是，中國經濟火車頭似乎正在剎車，第三季度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增長率僅4.9%，進入10月以來，幾項關鍵性經濟指標都不太好，這意味着中國經濟將可能繼續放緩下去。

或許會有人想要將這次取消優惠待遇的做法跟中國在東突厥、圖博及香港的惡行有關，不過，這可能會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當然，我們無從得知這次做法是否完全跟中共惡行無關，但從時間點上看，集體行動比較有可能跟習近平拒絕出席全球環境高峰會有關，中國一直自恃為開發中國家而不太配合環保標準。不過，即使貿易優惠被取消對中國的貿易衝擊有限，但那麼多個國家一起宣布的象徵性意義相當之大，這表示「中國不再是開發中國家」乃國際共識，北京當局不能再迴避對氣候變遷及減少碳排放的責任。

歐中關係看來是不會大幅倒退，一向對中共暴政軟弱的德國前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於11月17日在卸任前接受《路透社》訪問，表示德國確實在一開始與中國的合作上「太天真」了，現在更謹慎而且應該更謹慎，但也不至於在關係緊張時完全跟中國斷絕交流；其意思就是要替接任人下指導棋，不要跟中國脫鉤。德國聯邦議院大選結果9月底出爐，社會民主黨（SPD）擊敗執政十六年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跟綠黨及自民黨合組聯盟執政。近日新政府的外交部長展示在臺灣問題上對中共的強硬態度，港人當然希望新政府能以此態度來處理香港問題。

不過，如果大家寄望中間偏左的社民黨會對中共更強硬，恐怕是緣木求魚。就如同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指出，在梅克爾主政時一直苦於找出同時能挑戰中國惡意介入跨大西洋事務，又不損害德國利益的政策，美國若再將跨大西洋的團結寄望於眼看會是脆弱與搖擺不定的德國領導階層，只會更沮喪。誠然，德國新政府上任後，即使外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及總理蕭茲（Olaf Scholz）發表重視人權的談話，但在對中問題上，新政府內部呈現不協調的情況，蕭茲於2021年聖誕節前幾天跟習近平熱線對話，並表示會繼承及推動德中友好合作，顯示他似乎是要走溫和路線，但外長貝爾伯克則在上任前呼籲抵制冬奧。歐盟內部出現嚴重分歧，立陶宛徹底抵制北京冬奧，但法國則完全不抵制，分裂的德國新政府加上分裂的歐盟，北京在德中及歐中關係上根本就是如魚得水。

在習政權高壓的「全面管治」下，香港人愈來愈難掌握自己的命運，東方之珠的前途可以說是繫於一線，倚靠大家所堅持的信念以及西方國家的支持；然而，如果上述分析是合理的話，缺乏了強而有力的西方支持，香港前景並不樂觀，甚至連帶台灣在未來都可能會出現身處困局也不自知的狀況。◆